

中國戲劇叢書之三

費迦羅 的 情

柳木森 汪 青

上海中國書局

柳木森
汪濟

合譯

中國戲劇叢書第三種

費迦羅的結婚

中國圖書編譯館出版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印行

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

中國戲劇叢書 第三種

費迦羅的結婚

實價國幣

著者 博馬 舍

翻譯者 柳木 森

發行者 屠詩 濟

出版者 中國圖書編譯館

印行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電話九二二一三

費迦羅的結婚

人物：

伯爵（阿馬味伐）

伯爵夫人

費迦羅 伯爵的貼身男僕兼別墅司關。

蘇三 伯爵夫人的女僕役長，費迦羅的未婚妻。

馬薩林 女管家。

安東尼 別墅園丁，蘇三約叔父，芳雪的父親。

芳雪 安東的女兒。

薛魯本 伯爵的小當差。

柏多祿 薩城的醫生。

白齊勒 伯爵夫人的琴師。

百利圖 守城軍官。

杜百門 書記官，百利圖的秘書。

庭丁

克利伯 小牧童。

小牧羊人

包得利 伯爵的馬夫。

人物 不發言的）：

僕役數人。

男女鄉民數人。

地點：

在離薩城三公里的阿格斯佛拉格斯別墅。

第一幕

幕啓時：一間陳設不周的屋子，中央置一大沙發椅，費迦羅拿着一把尺在量地板

，蘇三站在大鏡子面前正在將一束橘子花插在頭上（所謂新婚之帽）

費 橫的十九尺，直的二十六尺。

蘇 喂，費迦羅，你瞧我的帽子，照這樣兒好些了嗎？

費 （執蘇三兩手）再好也沒有了，我愛，在結婚那天的早上從丈夫的眼裏看到插在美人頭上的一束處女之花，真是太美麗了！

蘇 （將手從費迦羅手裏拉回來），喂，我說，你在量些什麼呀！

費 我的蘇三，我在看看我們那位主人給我的那支小床在這兒可擱不擱得下。

蘇 怎麼擱在這個房間裏嗎？

費 他已經讓給我們了。

蘇 但是我可不願意。

費 爲什麼呢？

蘇 我不願意又怎麼呢。

費 但是爲了些什麼呢？

蘇 因爲這屋子見了就叫我生恨。

費 但是你總得講出一個原因來。

蘇 假使我不願意講又怎麼呢？

費 噢！講不出也就罷了，還用得着嘴狠。

蘇 假使我證明我自己有理由就是承認自己可以有錯，我說，你倒底肯聽我的吩咐不肯。

費 你這人真是太特別了，這是整個別墅裏面最方便的一間屋子了，因爲牠站在兩間房的中间，假使在晚上我們的太太有點不舒服了，鈴一響，兩步你不就

是到了她那邊？假使老爺要些什麼了，他也祇要一響鈴，三跳我不也就到了他那兒嗎？

蘇 但是假如早上的時候我們的老爺響了鈴，將你差了去幹一件好而長的差使，那麼也祇消兩步，他就到了我的房門邊，再是兩三跳可不就……

費 你這話怎麼講？

蘇 你不靜心的聽我說。

費 真是天曉得，那是什麼意思啊？

蘇 什麼意思我來和你說了吧，就是我們那位爵爺對於他週圍的美人玩膩了之後他倒要回到別墅裏來玩玩。可是他並不要在他太太的房間裏玩，却要在你的房間裏玩，這便是他的玩意兒教師，也就是我的唱歌教師白齊勒在每次教我唱歌的時候跟我說的。

費 白齊勒！唔，我的寶貝，假如他不是賤骨頭，打他一頓能够生效的話，我：

蘇 好孩子你難道相信人家送給我那一套嫁粧是爲了你做人做得好才送的嗎？

費 我幫過他那麼大的忙，這一點報酬算得什麼。

蘇 真是自作聰明的人，其實不過是個傻瓜！

費 是有人這麼說。

蘇 但是從來沒有人願意相信這種話。

費 那你便錯了。

蘇 和你說了罷，他送給我嫁粧就是要叫我私下答應他在某一個時間面對面的答應他一件事，你想假使他是不高興的話，……

費 我明白，假使我們的爵爺還沒有丟開這個念頭，我決不在他的屋子裏和你結婚。

蘇 好了，假使他丟了這念頭，他就要懊悔了。今天從你的未婚妻身上他又要重新轉念頭了。

費（以手搔頭）我的頭簡直給它嚇昏了。

蘇 別再搔頭了。

費 怎麼，搔不得嗎？

蘇（大笑）假使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開關，那些喜歡講迷信的人就……

費 你敢笑嗎，小鬼！哼！假如有方法裁了這個大懷蛋，取了他的錢，那……

蘇 你就祇會講什麼計劃，什麼錢！

費 我并不是怕難爲情才不這麼幹。

蘇 沒這胆量嗎？

費 幹一件危險的事倒沒有什麼，就是要將這件危險的事變爲好事那才有點麻煩

：你想，在半夜三更跑到人家的房間裏，將他的妻子打了一頓，自己再受幾百下的鞭子，這不是再快活也沒有了嗎？但是……（這時候裏面忽然有人

響鈴）

蘇 你看我們的太太不是醒了嗎？她早就叮囑我叫我在早晨將我結婚的事第一個講給她聽。

費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蘇 一個牧童和我說，那樣就可以將幸福帶給不幸的妻子們，（此時二人似乎有些戀戀不捨的表情）再會，我的費——費——費迦羅再將我們的事仔細想一想。

費 你要我想得出好的主意，那麼你非給我一個吻不可。

蘇 今天你是我的愛人，你已經是這麼着急的樣子；明天做了我的丈夫不知又要怎麼了！（費迦羅擁抱蘇三）好了！好了！

費 怎麼？難道你不歡迎我向你表示愛情嗎？

蘇 一天到晚的愛情愛情，到底要到什麼時候你才肯停止不說？

費 要等到我能夠從晚上到早晨打你身上將它證明了之後為止。

蘇（邊走邊說，更將手做一個飛吻）這就是我的吻，我的先生，我可再沒有其餘的東西給你了。

費（在後面追上去）可是這不是這個樣子就算了，你還沒有接到我的吻！

費 真是美麗誘人的女孩子，永遠是微笑的，幸福的，充滿了快活的精神，愛情又豐富，人又活潑，長得又怪聰明，能幹！（邊走邊將兩手互相合在一起握着）啊，我的老爺！真正好的老爺！你願意將她給我……還願意叫我留着她嗎？我老是不明白，怎麼喊我當了門房以後，一會兒又將我弄到大使館裏去當什麼信差，現在我可明白了，我們的伯爵先生！一下子有了三件大事：你是做了部長大使；我是政界上不怕死的英雄；而蘇三却榮任了大使最知心寵幸的情婦！當我在這邊騎着馬趕來趕去的時候，你却在那邊在我的愛人身上打的好算盤！叫我趕到東趕到西替你的名字掙面子，而你倒也趕着在替我掙面子！多麼好的交情啊！有來有往！可惜，我的老爺，你的計劃錯了，在倫

敦同時又要做你的主人的事又要做你的當差的事，一方面代表國王，一方面又代表着我，這真是太多了一點，——至於講到你，白齊勒，你這老傢伙！我也要使點顏色你看看！我要……不，不要講得太多了，暫時不作聲，我要看他一個一個的吃一點苦，費迦羅，今天得仔細一點！第一，早點結了婚再說，不要白白等一場，空歡喜；快丟開那個馬薩林；自己口袋裏多抓些錢，伯爵先生的那副看見女人就和貓兒見了腥一樣的性兒也給他點味道嚐嚐，還有，白齊勒也要叫他得到一點教訓，還有……（自己阻斷自己說話）噢，那不是那個大塊頭博士嗎？好了，節目統統準備齊全了，喔，你好，我親愛的博士，真對不起你，爲了我和蘇三的婚事，特地趕得來？

柏（作輕視狀）啊，我親愛的先生，不，我不是來參加你們的婚禮的。

費 不然倒够慷慨的了！

柏 那當然囉。

費 那我也算是不幸得好麻煩了你。

柏 你還有別的話跟我們講嗎？

費 噢，有，你的驢子人家要不高興替你管了。

柏 （怒狀）討厭，多嘴的東西，快離開我們！

費 怎麼，醫生，你生氣了嗎？在你們這些地位的人真是心太狠了，對於那些無知的動物一點可憐的心也沒有！本來呢，假如那些要是人的話！好……再會吧，馬薩林，你是不是一定要和我辦交涉嗎？不相愛難道一定還要相恨嗎？我看還是和我們的醫生討論討論這件事吧！

柏 什麼事呢！

費 她會和你講的。（費出）

柏 （看着費迦羅走開之後）這傢伙老是這樣子！假使不給他一點教訓，我敢說，

將來他一定會死在人家手裏的。

馬（將柏多祿旋轉身來）你瞧，又是那麼來了，我的博士，總是那麼一般正經，步步循理，假使人家要等着你的救助，沒有等着人早就死了，就像上次一樣，人家不聽你的警告，就結了婚。

柏 你呢！老是那麼好管閑事！好罷，誰逼着我趕快的到這兒來的？爵爺有什麼要緊事嗎？

馬 并不。

柏 那麼他的太太，那位喜歡騙人的伯爵夫人，有點不舒服嗎？真是謝天謝地。

馬 她近來真是憔悴得很。

柏 爲了什麼呢？

馬 他的丈夫不顧她了。

柏（快樂興奮地）哈哈，好丈夫替我報了仇了！

馬 我真不知道伯爵倒底是怎麼樣一個人，他又是嫉妬，又是好像很慷慨的。

柏 慷慨是爲了討厭，不耐煩；嫉妬是爲了面子，那是無疑的了，

馬 譬如說今天罷，他將我們的蘇三嫁給他的費迦羅，好像對於這件事非常開心似的，然而……

柏 因爲這件事他認爲是很必需的。

馬 并不完全如此，不過那樣一來，伯爵就可以使他和那個女人的事祕密而公開地進行了。

柏 怎麼？費迦羅的妻子嗎？這不是一樁好買賣嗎！

馬 可是白齊勒認爲并不怎麼好。

柏 怎麼？那傢伙也住在這兒嗎？這兒簡直是一個窠，各種的怪物都聚集在這裏。那麼他在這兒幹些什麼呢？

馬 他嗎，他還不是儘量的幹他的壞事，可是最討厭的就是他對我們似乎早就不懷

好意了。

柏 假如我做了你，別說一次，兩次，二十次三十次我也早已解決了他的追求了。

馬 怎樣解決呢？

柏 嫁了他不就完了嗎！

馬 你真狠心，還要拿人開玩笑，當初你爲什麼也不就那樣的將我們的事解決了呢？你不是應該這麼幹嗎？你還記得你所允許的諾嗎？現在我們的小愛麥虞限也不知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已經被遺忘了的愛情的結晶，照理是我們應該正式結婚的。

柏（脫去他的帽子）是不是你要我聽這些老古董話，你才喊我從薩城趕得來的嗎？還是你那迫不及待急於要結婚的心又控制了 you，使你……

馬 得了得了，別再談起它了，可是，假如我不能獲得公理使你娶我，至少你得